

·散文·

不敢示人的奖品 ◆郭少峰

前不久,当我打开书柜翻找东西的时候,无意间发现一个自己在部队上得到的奖品——笔记本,扉页上用毛笔书写着:郭少峰在我军第五届运动会射击项目冲锋枪比赛中获得第一名,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XXXXX部队体育运动委员会,时间是1979年8月,鲜红的大印章异常夺目。

望着这个笔记本,我的思绪又回到了40多年前的军营生活。

那是1979年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,部队为了活跃文化生活,提高军事技能,组织了一场运动会。

这次运动会我报了射击比赛,因为射击历来是我的军事强项和爱好。当年新兵训练结束进行射击考核时,我三发子弹打出了八、九、十环的好成绩。有一次回家探亲,在街头小摊上用汽枪打气球,直打得众人惊呼叫好。一个星期天的早上,我正在军营睡懒觉,一只野鸡在窗户外的草丛中叫个不停,撵了一次撵不走,再撵也就飞出去几十米,接着叫。我头脑一冲动,回宿舍取了

一只枪,压了两发子弹,只见那家伙似乎察觉到什么,在几十米外的草丛里躲,待一会儿探出头来叫两声,又待一会儿再探出头来叫两声。两次之后,我用枪口就锁定住那个位置,等它第三次刚一露头,随着呼的一声枪响,它腾地一声飞起几米高,随后落在地上。捡起一看,好大好肥的一只野鸡,子弹从脖子上穿过。

射击比赛那天,靶场并非设有十个射击位置,百米之外对应十个胸环靶,每个靶上都标上明显编号。比赛使用56式冲锋枪,采取卧姿射击,每个人十发子弹,要求先打五个单发,再打两个点射。六次射击把子弹打完了,不再给子弹,七次射击不能打完了的子弹,停止射击,节余上缴。每个参赛选手后面有一个裁判员,射手就位以后,发给子弹,统一口令开始射击。

我沉着冷静,一枪一枪地打,打到第四枪时,听到相邻的裁判员提醒我身边的射手,注意确定自己的靶子。

五个单发打完,我把保险换到了连发

位置,随着哒哒、哒哒哒的枪响,完成了全部射击。

通过对面报靶员验报射击成绩,我的5号靶中了十一发。大家都心知肚明,4号位的射手曾有一次瞄错目标,将子弹射到了我的靶上了。

业内人士都知道,冲锋枪打连发中的首发,一般都能命中,二发较难命中,三发一般不会沾靶。即便我打得很好,也顶多能中靶九发,但是按照比赛规则,打到那个靶子上,就算那个靶上的成绩。

自然,我的成绩高出许多,冠军非我莫属,一等奖就是这个笔记本。颁奖大会上,我没有去领奖,因为浪得虚名不是一个军人应有的本质,我无法接受这份荣誉。好比吹气球,凭我的实力一定能吹起来,可能还吹得不错,不料经过别人一助力,反而吹破了,完全丧失了自我价值。奖品最终是由战友为我代领回来的,但我只能悄悄地把它藏起来,不敢让人知道。

淀粉更多地转变成葡萄糖和果糖,用酸涩中隐隐的回甘证明自己的成熟。这就到了我大显身手的时候,如猴子般爬上树,摘下大把大把的山楂,放进挂在脖子上的小布袋里,小布袋装满后递给树下的姐姐。妹妹蹲在地上捡拾落在地上的山楂,红红的山楂映红了姐妹的笑脸。秋天是收获的季节,果树从土地收获了果实,我们在劳动中收获了成长,从小养成的吃苦耐劳品质是我们山里孩子一生最大的收获。

又是一年金秋时节,又一次陪母亲回山里老家转转,听她絮絮叨叨地讲一景一物的陈年老故事,虽然都已听过多遍,但我不忍心打断她,她沉浸在回忆里,没有了当年的爱恨情仇,都变成了笑谈。此时此刻,山楂树仿佛听懂了母亲的絮叨,开始婆娑起舞,叶子也发出悉悉索索的声响。

天空被晚霞染成金黄色,夕阳从西边的山头照过来,照着树上青里泛红的山楂,照着树下满头银发的母亲,给她们镀上了一层金色。有那么一瞬,我有点恍惚,仿佛看见显灵的菩萨站在圣树下。

母亲勤劳一生,现在老了,可她种的树却依旧繁茂,生机勃勃。前人栽树后人乘凉,今天的美好生活有太多先辈们付出的汗水,我们要好好珍惜,并努力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。

了,留下了一个大洞,父亲就用砖头把席子垫起抬高,再往锅锅里面通向土炕的火道堵些砖头,能让火炕少吸收一些热量。

我们经常和小朋友在火炕上玩耍,把石头蛋、杏核上下翻腾着接招;爬在火炕上看小画本……尤其是冬日的火炕,暖暖的,妈妈坐在纺车前,悠悠地从棉絮里抽出根根棉线,纺车还发出吱吱吱的声音,像弹奏着一首美丽的曲子。小时候,我常常和妈妈幸福地挤到一个被窝,也和姐姐挨肩或打脚头睡过,贪玩一天的我们在冬日的火炕上暖暖地早早进入梦想。有时,我们会在听妈妈讲家常理短,听爸爸教唱“我是一个兵,来自老百姓”的歌中不知不觉地悠然入眠。

现代的火炕,人们用作养生,美名其曰“养生炕”。若是腰腿寒凉的疼痛,睡一睡暖暖的火炕,再打几个滚,不仅有硬板床的好处,还有电疗所不能比拟的热渗透性效果。

“三十亩地一头牛,老婆孩子热炕头。”是人们最早对幸福日子的向往和憧憬,但是火炕会在我的记忆里永不褪色。

·诗歌·

乡恋

◆王世禄

故乡是一壶老酒
醉上我的心头
故乡是一碗浓茶
唤醒我的神游
啊!我依恋的故乡

稻花香里蛙儿鸣
莲藕池里荷花红
村边的大柳树根深叶茂
清凌凌的泉水涓涓流淌
啊!那是当年的故乡

风中摇曳的是芦苇
涑水河中笑声飘扬
古老的城门楼威严肃穆
崖上的野酸枣脆口清爽
啊!那是当年的故乡

晨曦里出工的人欢马叫
学童们背着书包走向学堂
夕阳中归途的群羊前呼后拥
风箱已开始低声吟唱
啊!那是当年的故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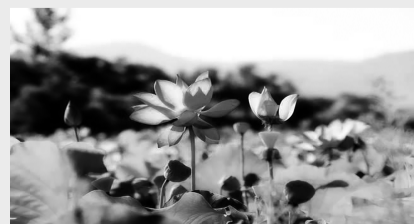
年轻人端着海碗大街上聊天
老人们摇着大蒲扇在路旁纳凉
稻田里的小鱼在玻璃瓶中游荡
树林中的知了在草编笼里亮嗓
啊!那是当年的故乡

小伙子挥汗如雨奋战在田野中
姑娘们挑着竹篮小河边洗衣裳
摇辘轳的人啊喝一口井水透心凉
篱笆院小狗和下蛋鸡上演大合唱
啊!那是当年的故乡

娃娃踢沙包跳皮筋
男娃滚铁环捉迷藏
爷爷鞭牛扶犁耕耘着未来
奶奶赶驴推碾收获着希望
啊!那是当年的故乡

下雨天就是星期天
听广播眉户神采飞扬
妇女们纳着鞋底唠闲话
庄稼汉抽着旱烟论短长
啊!那是当年的故乡

阅尽春秋历经沧桑的故乡
无时无刻不在心中荡漾
无论怎样努力
再也难寻那曾经的模样
啊!我永远难忘的故乡



·散文·

母亲的花果山

◆高新朋

朋友送来一箱大金星山楂,个大色红,金星点点,经不起诱惑洗了一盘,两颗下肚,酸得我眼泪都下来了。泪眼朦胧中,我的思绪飞回到小时候……

从记事起,母亲就住在我们那个小山村当民办老师。假期里,母亲闲不住,整天在房子对面的一座山上忙活,把能嫁接果树的各种野果树找出来,除掉周边的杂草,围出雨淋坑。野果树从分叉处锯断,从中间纵切五到十厘米,把基部削成扁楔形的接穗插入砧木的切口,并将两侧的形成层对齐,用麦秸泥糊起来,再用烂布或塑料布裹起来,等到接穗成活,品种改造就算完成了。

几年下来,一座荒山居然变成了花果山。

春天,苹果树、梨树、李子树、桃树、山楂树竞相开花,红、黄、粉、白等各色花朵争奇斗艳,远远望去就像一朵朵五彩的云落在山间。春天的阳光照在花瓣上,反射在半

空中,春天的空气也变得五彩缤纷、花香四溢。每天清晨,爷爷养的几窝土蜂从窝里涌出,争先恐后地飞向花果山,采回甜蜜的生活。我们小孩子都喜欢折几支含苞待放的果枝,插在盛了清水的瓶子里。第二天早上,我们还没有从美梦中醒来,幽幽的花香就钻进鼻孔。张开眼,窗台上的瓶子里已是山花怒放、娇艳欲滴,屋里是淡淡的芬芳花香,屋外是清新明媚的阳光。

夏天,小山上草木葱茏,绿意盎然,虫鸣鸟叫,一派生机。火热的夏日挂在山头,普照每一棵果树,树叶中的叶绿体利用阳光把二氧化碳和水合成有机物,并放出氧气;根从地下吸收水分和矿物质,通过导管向上运输到全身各处。平静的果林中,多姿多彩的生命活动在火热地进行,枝头的累累果实在日新月异地成长。阳光明媚的午后,树下总有一群捉知了的小孩。所有果树中,山楂树上的知了最多,可能山西的知了也偏酸口吧。我亲眼看见一颗不大的山楂树上爬了二三十只知了,既兴奋又懊恼,恨自己不是千手观音,只能捉两只,还要被其它飞走的知了撒一脸的尿。一群被淋了尿的傻小子在笑声中快乐地长大。

秋天,各种果子纷纷成熟,山楂是成熟最晚的一批。当秋风扫落大部分树叶的时候,一簇簇红透的山楂挺立在枝头,吸收着秋日最后的暖阳,努力把光合作用积累的

埋过大蒜,记得面面的味道。

冬天的火炕不是时时都热乎,有时半夜就凉了。父亲就找来木匠家里的木渣,填到灶堂,慢慢地让它只冒烟不着火,火炕就能整晚地温暖了。

备好柴火,才能烧好火炕。冬天的农家院子,人们早已用竹耙子把树叶收集成起来存放在那里,各种能烧的锯末、树皮、枣刺、植物的根茎在院子里摆放整齐了。

火炕靠近锅灶烧火处的位置,也是温度最高的地方,也是经常用来发面的地方。一大瓷盆面发好了,平日用玉米面掺和好面做成的花卷馍,或过年用白面炸麻花,就是一家人最幸福的时候。

快过年时,火炕的作用更加明显。腊月二十八,和一大盆面放在火炕上起的高高的,好让来年发发发;腊月二十九,发后再揉搓成型的白面馒头躺在火炕一角,再度发发发了。每年过油、蒸馒头,火炕就烧得烫屁股,让人口干舌燥的。有一次席子冒烟

火炕的记忆

◆魏晓玲

一想起火炕,浓浓的亲情和幸福感就会油然而生,让人魂牵梦绕,让人无法割舍。

那时,火炕也叫土炕,每家都会找个好的师傅,盘一个好火炕。火炕用土坯做成,炕的边沿用砖,砖上面放一条比较厚一点的木板做炕沿。火炕在里屋,外面连接一个能烧火做饭的锅锅,一日三餐地烧火做饭,火的余热就能源源不断地输入到火炕,它有个出口的烟筒在房顶,像火炕的尾巴,工作时散出袅袅炊烟。火炕像个吸热的大肚子孕妇,也像个慢热型的人,慢慢地吸热并散发着它的余温,尤其是在寒冷的冬日会带给人们无尽的温暖和幸福。

一到饭点,划上一根火柴,用手捂住树叶引燃,家家户户的烟囱也相约冒起了袅袅炊烟。饭后的锅锅底,红彤彤一闪一闪的火堆里,埋几块山药蛋,姨姊妹霞还奇怪地